

鄭炳南小說

冬至無雨

一個不安份的人

一個很狡猾的老傢伙

一個誠實的騙子

一個永不露面的警務督察

和一樁不可能偵破的謀殺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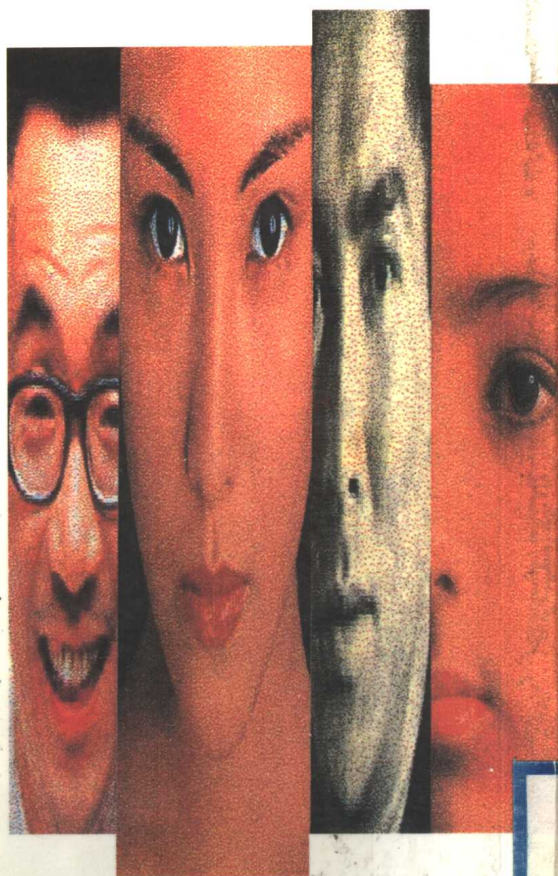
揭開高等學府裡的

高級知識份子

如何面對是非的抉擇

在情慾海洋裡的掙扎

組成香港式撲索迷離羅生門



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書名 冬至無雨
作者 鄭炳南
出版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十號新寶中心一樓106室
電話：2353 5856 傳真：2329 6585
郵箱：香港九龍城郵政信箱89311號
網址：<http://WWW.hkauthors.com.hk>
電子郵件：forward @hkauthors.com

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二四五號地下
電話：2407 5109 傳真：2407 9708

印刷 廣記印務公司
香港九龍大角咀榆樹街十四號華源工業大廈九樓

版次 1999年11月初版

國際書號 ISBN 962-16-0093-6

©1999 Forward Book Co.
Published & Printed in Hong Kong

鄭炳南 著

冬至無雨

你閱讀的是小說，其情節和人物
 可能在香港發生，
就好像想到的、幻想的、期望的
 總比做得到的多得多一樣。

科華圖書出版公司

在現實的世界中
印在紙上的才是真實
才有價值

目錄

前言	九
第一章 一個不安份的人	十一
第二章 一個很狡滑的老傢伙	一〇五
第三章 一個誠實的騙子	一八一

第四章 一樁不可能偵破的謀殺案……………二四五

後語……………二七三

關於小說……………二七五

前言

冬至後第九天，朱柏如教授被發現死于他的辦公室裡。人們必需破門而入，所有的窗門都從內栓上，一把九寸長的餐刀插在死者心臟位置。一開始，警方就不肯相信這位著名的「社會學系」主任死於自殺。

重案組督察魏樊君只用了短短的兩個星期時間，就偵破了這樁罕見的「密室謀殺案」，嫌疑兇手面對足以終身監禁的證據還聲聲呼冤叫屈。大寒後第二天，律政司在例行檢控時向法院提出謀殺控罪，案件安排在春節假期之後進行刑事審訊，疑兇不准保釋候審，拘禁于域多利拘留所等候展開正式審訊程序。

檢察官在假期之前接到被告律師要求協議條件，被告同意如果刑期縮短至十五年之

內，疑兇願意承認誤殺罪名。儘管被告沒有前科，由于謀殺證據確鑿，加上具社會知名度和前途盡毀的求情理由裡沒有顯露絲毫悔意，不足以令死者在天之靈安息，檢察官一口拒絕與對方討論的餘地。

春節假期剛過，魏樊君督察收到一封死者生前安排，由私人速遞公司在指定日期送達的信件，信封上寫着「送交警察總部 轉重案組『朱柏如謀殺案』執行督察」字樣。

第一章 一個不安份的人

一個學者首要職責是講事實傳知識，
不是編織和灌輸信仰。

——韋伯

一

在生物的世界裡，只有人懂得把食物煎、煮、蒸、炒、燉；只有人懂得思考吃、拉、睡、病的生存意義；只有人的群體裡有法官、醫生、律師、記者和學者這種職業；只有人才懂得設置圈套陷阱，誣衊、殺害同類；也只有人的社會才像螞蟻的社會，有一個個的鐵籠，籠裡的規矩保障人的安全、正常生活。有時候，不遵守規矩和離開籠的人，可以建立一套新的規矩，組成他們喜歡的新式樣、新的鐵籠。就像現在那些粗俗不堪的假模假式人物，知道如何利用羊群心理的力量一樣，製造出一種輿論、風潮後，誰都得聽

你的話，誰都得喜歡你喜歡的式樣和規矩，把人生說成是一種說不出什麼名堂的意義來。

我不知道看這封信的人，是否相信我的看法和做法，我有一個大家都認識的朋友——二十多年前被輿論逗笑取樂的人——在離開香港的時候憋着一肚氣嘟囔：在我們這個鐵籠裡，有的是天底下最假模假式的法官、醫生和律師。我理解這傢伙仇視他們，是因為這些人在那件事裡敲了他好大的一筆！但只有法官才夠份量信任魔鬼；只有好律師才是說謊高手；只有醫術增長、醫德減少，年齡添加、良心消亡的醫生願意聯手，才能夠令這個生龍活虎的朋友，以老人痴呆症理由，終止那一場做假賬欺騙銀行的聆訊。這傢伙有的是錢，缺的是學問，為了在大學城裡，捐建一座以他名字為名的社會學系大樓和我稱兄道弟，恐怕他一輩子和這麼多搞社會研究的博士、講師打交道只有開幕禮這一次，才會對那些幫助他從官非裡脫身的雜種，像煞他一樣坑蒙拐騙掙錢攢錢大驚小怪。不像我這個「社會學系」系主任，整整二十多年就和他從未見過的這麼多偽君子廝混一起，更加感觸良多！

像我這種地位，從來就不在乎人們相不相信，我和「社會學系」的頭頂是否有一個光環。不過，你生活在這個鐵籠，總得遵循裡面的遊戲規則玩。就像盧梭說的，人生是自由的，卻終生被社會習俗束縛和壓制一樣。我總得西服筆挺地出現在大多數公眾場合，總得咬文嚼字收放有序。你知道，我的假模假式人生和那些接受高深教育的偽君子沒有

什麼不同。悲憤的時候不能講粗話，面對不平時不能拍桌而起，濺血當場。規則說，有學問的人不可以因粗野的舉動貽笑大方，有學問的人只能動用嘴皮子去耍手腕、玩花招，進行戳脊梁、捅刀子、絆馬索遊戲，讓人死得無聲無息、糊里糊塗，才能保持高級知識份子的假模假式尊嚴……

既然我的一生已經來到最後的時刻，我不必再鬱悶難舒，也不必戴着面具遵守齷齪的規則，討粗俗不堪的偽君子們高興。這個時候，我只要使自己高興，可以說我一直想說的粗話，咒罵我一直想鞭撻的恬不知恥雜種了，告訴你一個秘訣，一點不假，死亡確實能夠換來生前得不到的所有自由。

一一

在這個鐵籠裡，人人喜歡開口閉口引用阿克頓勳爵名言：權力引致腐敗，絕對的權力會引致絕對的腐敗。在這個城市、這種制度、這個鐵籠裡，人人認為應該建立監督機制，抑止政府官員和商人的胡作非為，卻從來沒有人敢懷疑政客、媒介的自律力量，也沒有人質疑過教授、院長像法官一樣面對權力的胡作非為。大學城裡那些糟糕透頂東西一旦洩露出去，城裡面的癩三會團結起來，怪外面的王八指三話四沒事找碴兒。城外面

的地痞會裝腔作勢、追根究底，上電視、電台、寫文章出出風頭，胡攪蠻纏一通後見風吹。大家就像過去的那些依循論資排輩制度排隊十六年，才能從底級文員晉升一級的公務員們一樣，乖乖地理解制度優點。一百五十年來，從不敢妒忌殖民地大頭為什麼會比咱們的皮膚多這麼多雀斑？為什麼他娘的臉一綑，咱們就慌了三分？不敢質問為什麼殖頭們每條命像煞不丹的渡鴉，珍貴得抵上一百個僧侶的性命？不敢嫉妒局長級以上的高官為什麼不用擔當，就可以加薪多、福利多、享受多？為什麼這些假模假式的殖頭每年除了「合法」竊取那些房屋津貼、年假遊船旅費津貼、兒女教育津貼、冷氣機津貼、出差被人滋擾津貼、家具用具津貼、交通津貼和辛勞津貼……多達十五種花樣的民膏民脂外，高高在上三十年之後，可以領取一千萬左右的巨款退休？政府還會在這些傢伙腐爛之前，每月一日準時把退休前的三分之二薪金放進他的銀行帳戶？

最愜人的是那兩名攝威擅勢、裝腔作勢殖頭癩三，離開之前用一大堆叫咱們目炫眼花名堂，把這個城市的政治和經濟吹成兩個大汽泡，捧了八百萬和一千二百萬港幣，坐上飛機和「慕蓮夫人號」遊艇揚長而去。泡沫爆破之後，就像任何蠢才都可以吸引到更蠢的蠢才去仰慕一樣，那六百八十萬個窩囊廢，在終於能夠自己管理自己的鐵籠裡呻吟、掙扎、翻滾時，還必須繼續節衣縮食、心甘情願地繼續用長俸供養那兩個只受佛恩不吃

齋的王八樣殖頭瘍三，去到未來入土為安的最後一天！

最令人覺得糟糕透頂，心頭發痒膩煩的，是我們這些開明進步的窩囊廢，像煞那些不屬於動物和植物的真菌，覺得自己是十二億五千萬同胞之外的另一種被殖頭雜交後，出現的最先進生命種類——能夠替上帝腐蝕植物，溶解接觸到的金屬、石頭，甚至塑膠等任何物質——直到踏入該死的二十一世紀，這個自以為是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，天天在追求民主和進步的鐵籠裡，沒有半個開明法官、律師、學者、議員和大學生，質疑過真實生活裡的公義和是非。真菌們體諒高等民主、高等法治社會的高等人權出現的高等毛病！體諒辦公室政治的醜惡和普遍性！就像二十世紀末終審法院那五個像魔術師的詭諧有趣開明法官，為了專業權威、原則、高酬，以及養尊處優地位，不理睬基本法律規定，赤裸裸執行司法獨裁和專制手段，判決了一條人人知道違反普通法案例、前科精神，糟糕透頂的，糟蹋整體公眾利益的，把整個城市，整個鐵籠的前途拿去放紙鳶的所謂「純法律觀點」案例——誰都知道歷史上的美國最高法院和英國樞密院的大老爺們，從來不會用自己看法，用純法律藉口強姦法律判案。到這種層次總得顧及社會前途、制度利益的各種因素。法律的尊嚴是建立在令人信服的基礎上，不能夠用「有錯不改、不許挑戰」豎立權威；誰都知道這裡是一國二制，是自治不是獨立。法律的尊嚴建立在國家對法例的解釋權上，不是表現在香港終審庭可以不理睬國家的權力上——可是那些真

菌說，為了維護這五個開明魔術師的假模假式尊嚴，維護他們對抗、蔑視國家法律的不值一錢智慧，整個社會六百八十萬人應該為他們承擔惡果。

真菌說，這些魔術師的金口比上帝還聖潔，必須把舌頭倒吞下去，像奴隸般接受和服從。真菌說，如果這五個詼諧有趣魔術師突然發瘋——連上帝也不能保證他們會不會為了一點證明共產黨沒有好心腸信念；一點反華信念；一點反封建極權信念；一點讓香港不好過，要讓世人看到中國統治下的香港，比不上英國統治的信念——突然發瘋，判決香港六百八十萬窩囊廢一齊投海自殺，為了法治尊嚴，六百八十萬窩囊廢就應該先以身填海，才可以證明司法獨立，高度自治。

假如他媽的終審庭今天判你死刑，明天發現你冤哉枉也也不能翻案，你只能先乖乖受死，等到下一個倒楣鬼出了新案例，才能評論這樁冤案。因為只有知錯不改、堅持僵化、獨裁和人治，才能維護終審法庭的鐵案如山尊嚴，使普通法、衡平法的公義得以昭明履行。使投資者有信心，體現不受外力干預的獨立司法精神——這個他媽的城市才有王八樣民主、自由和法治的光明前途——對於這夥天天串通一氣，動輒玩誣衊、蠱惑、搞戴帽子鬥人政治掛帥遊戲的大律師、議員、學者、大學生和名人，把全部心思用在怎樣討一千公里之外殖頭癰三歡心的民主玩意上！我想，除了我之外，世界上看着這場滑稽戲的眼睛裡，最少有一億到二十億人會膩煩透了。

可是，我們這裡的窩囊廢也有夠聰明和自信的地方，絕不會像那些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自以為「落後地區」的另一夥窩囊廢，喜歡動不動妄自菲薄。開口、閉口自責、自怨數千年封建包袱來討白種人體諒、憐憫和高抬貴手；更喜歡把那些白種人、紅種人、黑種人在國家、社會、政府、家族、團體、公司、機構裡一定也會你謀我、我捅你的倒楣事上綱上線，瞪着血紅眼睛，蹦得蹣到屋頂，大吵大嚷他們的制度封建腐爛，要求立刻進行體制改革，改變成我們這個鐵籠的式樣和規矩就會送走捅刀子、戳脊梁、卡人材、走後門、搞特權的瘟神。我的那些他媽的偽君子們當然會用盡一切機會，對這些井底精英拍掌叫好，關上門後像白種人一樣，因黃種人的「理窮智淺」笑得在地下倒栽葱。對這種分辨「現代文明」和「封建主義文化」的蠢言蠢行我可從不沮喪，有人要把腦瓜兒長在屁股上是他自己的事，我只覺得這些蠢貨從五四運動之後生長得特別多，委實叫人膩煩透了！

在我們這個自稱是所有鐵籠中最好的鐵籠裡，只要我是知識份子，只要大家相信我的地位，承認我掌握的權力，就會同意我是一個開明的人。已經沒有人，幾乎沒有人敢挑戰我的想法和判斷。就像那些相信只有一種思想理論統治人類時，就是人類的悲哀和末日的資本主義鐵籠裡的開明進步法官、律師、學者、教授、議員、社工和擁躉們，一